



秋城无处不飞花

沈艳琼

春风是一位技艺超群的画师。它知道，这座被称为“秋城”的城市，最懂得珍惜短暂的春天。于是，它画笔一挥，便有千万种花色在这片土地上次第铺展、恣意泼洒，把整个昭通城点染成一幅流动的春日长卷。

晨光中的乌蒙水乡公园，晨练老人的太极扇刚掀起一缕清风，湖畔的海棠花就忍不住打了个粉白色的喷嚏。花瓣落在退休老教师吴老师的保温杯盖上，他眯着眼辨认：“这是西湖龙井还是信阳毛尖？”话音还在晨风中打着旋儿，枝头的小鸟忽地振翅飞起，一片片花瓣翩然落下，恰似漫天飞舞的答案。

春风乍起，后海村便漫起一片香雪。那些百年古梨树，虬枝苍劲，一夜之间被春风浸染得如云似雪，清浅淡雅。晨光穿过层层叠叠的花枝，洒下细碎的光影。微风拂过，落英轻扬，把乌蒙山下的乡村晕染成一首温柔的诗。循着清新的香气一步步向前走，但见一片片花瓣薄如蝉翼，洁白中透着一抹淡粉色，仿佛能看见春天的脉络。树下的孩童仰着小脸，等着花瓣落在肩间；几个俏丽的姑娘从草丛间拾起几朵梨花，插在发髻上；蜜蜂嗡嗡地忙个不停，惊落几片花瓣，又转

身扎进另一树繁花。

小龙洞的桃花最懂待客之道，昨夜刚被春雨洗去胭脂，今早又借朝阳重新上妆。穿汉服的小姑娘们举着自拍杆款款而行，衣袂飘飘，不经意间惊扰了树下的蒲公英。它们吓得提前撑开了小伞，放风筝的孩子跑过时，那些闪着微光的茸毛便飘向天空，与云端的“蜻蜓”和“蜈蚣”相遇，成了天空撒下的春日密码。

望海楼公园里，春天的脚步来得更早一些。一株株玉兰沿湖而立，春风最先找到的就是它们——那些毛茸茸的花苞，昨夜还被灰褐色的外衣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今晨就被风儿解开了衣扣。花瓣便趁势探出头来，乳白色的、胭脂粉的，一朵一朵立在枝头，像刚落笔的写意画，墨色未干。

二甲街头的银荆树，花开得正热闹，满树碎金摇曳，春意盎然。一位老婆婆坐在巷口的台阶上，面前的案板上放着刚泡好的酸萝卜，晶莹剔透。偶有金黄色的花瓣翩然飘落，食客们都道，今年的酸萝卜带着春天的气息。穿校服的少年骑着单车顺坡而下，车筐里的书页被微风轻轻翻起，空气里飘散着若有若无的甜香。旁边的同伴深深吸了一口

口气，眉眼舒展：“风是甜的。”

甘河水库的油菜花开得最是豪迈。这不，才放晴几天就已是满地鎏金，把乌蒙大地映衬得愈发深沉。养蜂人的帐篷就扎在田埂边，收音机里放着山歌，蜂箱上还贴着微信收款码。农妇们蹲在地里笑盈盈地掐着豌豆尖，笑着拍掉粘在裤脚上的紫云英，那些紫色小花便顺势落进沟渠，随流水悠悠远去，开始新的旅程。

晚风轻拂，夕阳悄悄爬上清官亭的飞檐翘角，柳枝把漫天晚霞筛成缕缕金丝，洒在亭台、石栏与波光粼粼的水面上。下棋的老人们意犹未尽地收起棋盘与马扎，爽朗的谈笑声随着晚风渐渐散去。朵朵樱花趁着暮色，轻轻落在空寂的石桌上，像调皮的孩童，悄悄藏起一枚遗落的棋子。不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童音，几个孩子追着蝴蝶嬉闹奔跑，粉红色的花瓣轻盈地飞舞。一时间竟让人分不清楚哪只是翩跹的蝶，哪朵是纷飞的花。花香混着湿润的空气，在清官亭的每一个角落轻轻漾开。

穿城而过的垃圾清运车哼着《致爱丽丝》缓缓驶过，春色渐浓的街巷里，湿润的柏

油路面上，碎花瓣随着水痕欢快地旋转着。不知从哪儿飘来一段熟悉的旋律：“随着脚步起舞纷飞，跳一曲春天的芭蕾。”那一刻，每一片花瓣都成了春天里的舞者。

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，刹那间，昭通城的春天忽然换了一副面孔——樱花在光晕里愈发像棉花糖，海棠投在墙上的影子宛如一幅水墨画，疏影横斜，暗香浮动。外卖骑手穿过花影交织的街巷，保温箱里装着刚烤好的昭通小肉串，一阵阵香气从箱缝里钻出来。等红灯的间隙，他想到保温箱里那些还在滋滋冒油的小肉串，喉结轻轻地动了一下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让这独属于昭通的味道填满整个胸腔。

画师收笔时，夜色已染透昭通城的每一条街巷。那些刚刚还在枝头喧闹的花儿，此刻都悄悄藏进晚风里，化作清官亭石桌上的落英，化作洒水车碾过的花影，化作外卖骑手驶过时留下的一缕余香。春风并未走远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——藏在老人收起的棋盘间，藏在孩童梦中的笑脸上，藏在每一扇亮着灯光的窗棂后，藏在明年又会如期而至的玉兰花苞中……

春满村庄

胡兴梅

的那棵桃树，也如眼前这般，枝头开满了密密匝匝、粉嫩嫣红的桃花。桃树下的泥地，被纷纷扬扬的桃花瓣铺得满满当当，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一场粉色盛宴。桃树的树干、树枝，被我和小伙伴们们的衣裤磨得光滑发亮，记录着我们童年的欢笑与嬉闹。

闲暇时，父亲常常会满怀深情地提起那棵桃树。他说，那是他儿时亲手栽下的，分家时分给了二叔，为此，父亲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。每每提起，他的眼里总会闪过一丝落寞。

每到桃子成熟的季节，我们还是会欢欢喜喜地去摘桃子。但父亲的心里，总有一丝难以言喻的遗憾。他常说，那棵桃树，已经不再属于他了。

然而，每当春风拂面，桃花盛开的时候，我总能看见父亲的眼神里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和怀念。那是他对那段无忧无虑、纯真美好时光的深深眷恋，是岁月无法磨灭的印记。

我想起奶奶养的一只大公鸡，便是在那棵桃树下对我发起攻击，一嘴啄伤了我的额头。现在，我的额头上还有一道淡淡的疤痕，那是大公鸡“战绩”的证明。尽管大公鸡已经为它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但我对它的恐惧，就像那道疤痕一样，至今仍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上。

如今，那棵桃树已经枯死，但它的模样，却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。在这绚烂的春色中，我仿佛又看到了那棵桃树，看到了我们在树下追逐嬉戏的身影，听到了阵阵欢声笑语。

我家的庭院深处，孤零零地生长着一棵李树。

昔日，它曾被满一身洁白的李花，如云似雪、绚烂绽放，满树繁花引得蜂飞蝶舞，满院生香。而如今，繁花早已落尽，只留下枝头上的一颗颗小巧玲珑的李子。它们青涩地挂在枝头，像是春日繁华落幕后的静谧序章，静静地诉说着季节的流转与生命的延续，让人不禁对未来的累累硕果充满期待。

鸟儿轻盈地停在李树上，似乎也被春日的宁静所吸引。清脆的啼鸣如珠落玉盘，婉转悠扬，仿佛是大自然最动听的乐章。它们时而高歌，时而低吟，用清脆的啼鸣诉说着春天的故事，为静谧的春日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。

宋代著名女诗人朱淑真曾写道：“小小路旁谁似白，未饶深紫与轻红。无言路侧谁知味，惟有寻芳蝶与蜂。”用这句诗来形容眼前的李树，再恰当不过了。它曾见证过无数蜂蝶纷飞，如今却独自守候着这份静谧。

曾几何时，我家梯田的田埂上，也整

整齐地种着一排排李树。每到李花盛开的季节，满树繁花绽放，洁白无瑕，恰似冬日枝头未融的初雪，又宛如晨曦中轻柔缥缈的云烟，静静点缀在绿意之间。微风轻轻拂过，淡淡的清香随风飘散，与周遭的绿意相互交融。然而，世事无常，由于李子收益不如枇杷，那些曾经绚烂的李树已经全部换成了枇杷树。我便再也见不到那一排排李树了，只留下庭院中的这棵，让我时时想起曾经的春日盛景和那些纷至沓来、共赏繁花的蜂蝶。

推开窗，菜园里的油菜花正开得绚烂夺目。一片片金黄色的花海随风起伏，铺展成一幅绚烂至极的画卷。那色彩，如同金色的阳光倾洒在大地上，不仅装点了菜园，还如同暖流涌入心田，带给我无尽的明媚与希望。

在这金色的花海中，蝴蝶是最灵动的舞者。它们在花丛中穿梭翩跹，翅膀在阳光下泛着斑斓的色彩，仿佛是谁遗落在花间的调色盘。它们时而停留在花瓣上，轻吻花蕊；时而翩翩起舞，与花香为伴，如同灵动的精灵，为这片花海注入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。

蜜蜂也忙碌着从一朵花飞向另一朵花，用纤细的触角轻触盛开的花瓣，采集着香甜的花蜜。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中微微颤动，发出细微而欢快的声响，仿佛是大自然最动听的歌谣。蜜蜂不辞辛劳，为每一朵花传递着生命的讯息，也为这春日画卷添上了一抹勤劳与希望的色彩。

漫步在这片由母亲亲自播种、悉心照料的花海之中，我仿佛踏入了一个梦幻的金色世界。母亲每年都会精心挑选种子，在菜园里种满各式各样的蔬菜。从嫩绿的青菜、鲜美的菜薹，到眼前这片如画的油菜花，菜园里的每一份收获都饱含着她的心血与汗水，见证着她对家庭的无私付出。

读大学那几年，我每年都会去学校不远处的一片花海游玩。那里也有成片的、一望无际的油菜花，开得热烈而奔放，比母亲种的那片还大。然而，无论那片花海多么壮观，我总觉得比不上老家菜园子里的这片油菜花漂亮。置身在这片花海中，我沉醉不已，心中涌动着对母亲无尽的敬爱与感激。这片花海，不仅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，还是勤劳的母亲用爱与汗水浇灌出的幸福园地。

田垄间，母亲种下的豌豆苗正舒展

着叶片，藤蔓上垂落的粉白花朵宛若振翅欲飞的粉蝶，在春风里簌簌颤动。阳光透过花瓣半透明的肌理，将那些纤巧的淡粉花瓣浸染成蝉翼般的薄纱；晨露凝在花萼处，将坠未坠时折射出碎钻般的光泽。绿叶间，偶有几朵小花被春风逗引得仰起脸庞，露出花蕊处紫色的星芒，与起伏的金黄菜花织就出深浅交织的锦缎。当蜜蜂振翅闯入这片粉白空间，整株豌豆花便簌簌摇曳着，抖落一地带着甜香的花粉，像是谁家姑娘失手打翻了胭脂匣。

紧挨着豌豆地的蚕豆丛，正酝酿着另一番景致。紫黑色的蝶形花密密地缀满枝头，如同停驻在碧玉枝间的暗色精灵。这些花瓣由深紫渐变为墨黑，带着天鹅绒般的质感，被晨露浸润后泛起幽微的光泽，仿佛浸染了月光的碎片。春风掠过豆荚，整片蚕豆丛便此起彼伏地摇曳起来。我蹲身细看，只见每朵蚕豆花凋谢后都鼓起青绿的小豆荚，像婴儿蜷缩在襁褓中，积蓄着甘甜与生机。

最动人的，还是那些野花儿！

那些连名字都少有人知的素净精灵，喇叭似的花冠轻轻一颤，碎银般的花瓣便纷纷扬扬地坠落在绒毯般的青苔上。那些不过米粒大小的野花儿正仰着脸被晨露湿润的脸庞，四五片花瓣舒展成喇叭状，如同春风撒在人间的小星星。当微风裹挟着油菜花的甜香掠过，那些小喇叭便轻轻颤动，素白的花冠在绿浪中翻涌成雪沫，时而聚成银河倾泻的瀑布，时而散作漫天飘动的星星。

有一种被乡亲们唤作“蛋清花”的野花儿，总以燎原之势漫过山坡。明黄的花瓣像淬了金的琉璃盏，在阳光下折射出流动的光斑。晨露未晞时，花蕊里凝着琥珀色的蜜露，风一吹便轻轻摇晃，仿佛要为山野吹奏一曲悠扬的调子。

儿时，我攥着书包背带沿田埂奔跑，总会被这些金色“小太阳”吸引目光。半蹲在石缝边，能看清花瓣上细密的纹路，像是用金线绣成的。最有趣的是，花心处蜷缩着五六根金黄的细蕊，沾着嫩黄的花粉，模样格外生动。

我们总爱将蛋清花整朵摘下，去除

花蕊，用绳串起来。嫩黄的花瓣垂在胸前，就是项链；戴在头上，就是花环。我们戴着满身金黄在田埂上奔跑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个移动的花篮，盛着满地碎金。

蛋清花的花期接近尾声时，那些明黄的小喇叭不再张扬，花瓣慢慢卷起褶皱，花瓣处却悄悄膨大，孕育出新的惊喜——豌豆大小的青果，表皮带着浅浅的墨绿条纹，就像迷你版的西瓜。

我们将这些“小西瓜”装满衣兜，回家用针线串成串，做成手链、项链，戴在手腕和颈间。如今想来，那些手链早已不知去向，但指尖似乎还留着穿针引线时的触感。蛋清花的果实虽小，却串起了我童年最珍贵的时光。

而今站在田埂上，看着满田埂的蛋清花在风里翻涌成金色波浪，这项强的野花儿，在石缝间年复一年地绽放，用明黄的笑靥装点着田埂。它们从不在意土地是否贫瘠，也不计较是否有人欣赏，只是执着地守着这片田埂，将油菜花未曾照亮的荒芜角落点亮。

此情此景，让我不禁想起秦观的《行香子·树绕村庄》：“树绕村庄，水满陂塘。倚东风，豪兴徜徉。小园几许，收尽春光。有桃花红，李花白，菜花黄。远远围墙，隐隐茅堂。飏青旗，流水桥旁。偶然乘兴，步过东冈。正莺儿啼，燕儿舞，蝶儿忙。”这词仿佛就是为眼前的景致而写。桃花的红、李花的白、油菜花的黄，以及蚕豆花的紫黑、蛋清花的明黄，还有无数野花的素净，交织在一起，不仅绘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画卷，还勾起了我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与回忆。

这些花儿、色彩和往事，如同灵动的音符，谱写出一曲关于故乡、母亲和童年的乐章。在春日的暖阳下，我找到了内心的宁静，这份宁静将永远铭刻于心，成为我最珍贵的财富。

一个寻常的午后，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，斑驳地洒在地板上。我百无聊赖地坐在窗边，望着天空中那几片懒洋洋的云彩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时间仿佛静止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闲适与无聊，让人既感到宁静，又略带几分烦躁。

就在这时，陈老师的朋友圈晒出了许老师的绝美倩影。照片中，许老师宛如仙境中的仙子。她身后的李花，轻盈如梦，朵朵绽放，既像天阶飘落的雪花，又似晨曦中缥缈的云雾。李花的洁白无瑕与许老师的温婉气质交相辉映，她笑颜如花，与李花的娇美融为一体，绘就了一幅令人心醉的春日图景。

是呀，春天到了，老家的花儿，想必也开了吧？

我立马骑车返回老家，心中满是对那片花海的向往。

我的老家，就在离永善县城不远的一个小村里。骑车从县城出发，不过十来分钟，便能抵达那片充满乡愁与温情的地方。

还没到家，一幅幅村庄美景便如绚烂的画卷，在眼前徐徐铺开。

桃花绯红，娇艳得仿佛能滴出水来。那色彩，宛如大自然将调色盘上的颜料尽情泼洒，在枝头晕染出一派绚丽的春光。桃花紧紧相依，竞相怒放，犹如一场无声而热烈的选美盛宴，在春风中悄然上演。

花瓣层层叠叠，娇嫩得如同婴儿的肌肤，透着蓬勃的生机与不竭的活力，仿佛每一道纹理都蕴含着生命的律动。那绯红如霞的颜色，轻盈摇曳的姿态，恰似少女羞羞带怯的脸颊，既藏着几分娇羞与矜持，又流露出无尽的热烈与奔放，宛如晨曦中的第一缕阳光，温暖而明媚。

望着这满树的桃花，我不禁想起了“桃花依旧笑春风”这句诗。桃花在春风的轻抚下嫣然浅笑，诉说着岁月的柔情与世间的美好。这景致，美得令人心旌摇曳，仿佛有一种魔力，驱使着我缓缓走近，细细聆听花瓣间的窃窃私语，静静地沉浸在这份大自然馈赠的美好与温馨之中。

这些桃花，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轻轻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，勾起了我对儿时温馨时光的怀念。我想起二叔家门前

